

新潮流纪实小说

出逃者传奇

吕 燃 著

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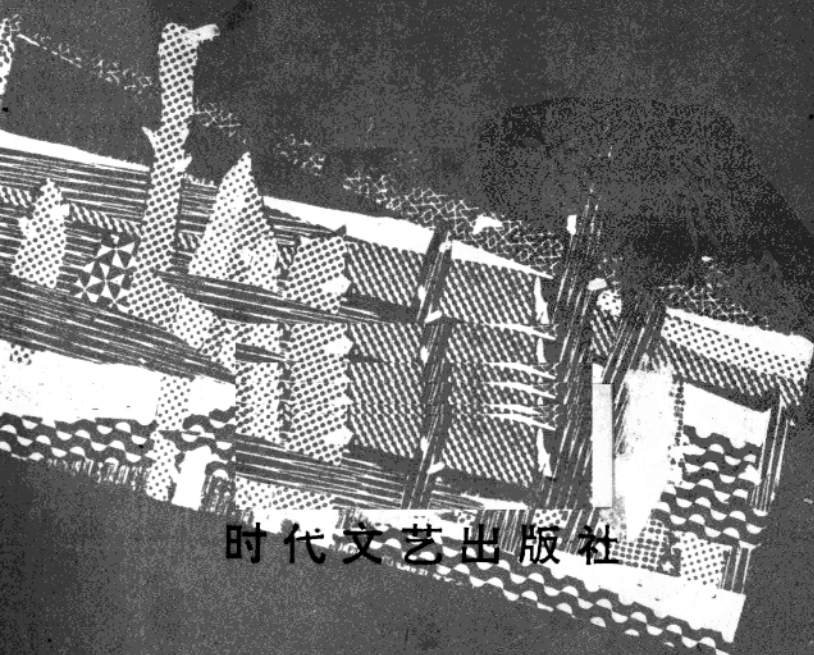
新潮流纪实小说

出逃者传奇

吕 燃著

585861

①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05 号

出逃者传奇 CHUTAOZHECHUANQI 吕 燃 著

责任编辑:刘明涛

封面设计: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7.8125 印张 3 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) 368200 字
吉林省总工会机关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199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2000 册 定价:11.00 元

第一章

甲戌年，就是狗年。天狗吃日头。

天狗是什么样儿？谁也没见着。但村里人还是实实在在地笃定，反正天狗能吃下那团火球一样的日头……可是，狗年还没到呢，日子还在鸡年的门槛里呢，天狗咋就把日头吞下去了？天阴得像罩上了一顶大锅盖，黑乎乎的，凄惨惨的，冷飕飕的，像要下雪又像要下雨，却又什么都不见下来。刁婆婆的凶脸也许就是这样的，它使怯懦的儿媳妇战战兢兢却又摸不着头脑测不出深浅，因为摸不着头脑和测不出深浅于是更加战战兢兢。……小北风飕飕地刮着，丝丝缕缕的茅草，枯黄无依的树叶，贫瘠而缺少粘结力的黄土，稀稀溜溜的炊烟，被冷风挟裹着，漫山遍野地跑，一会儿天上，一会儿地下，愁眉苦脸而又无可奈何！

已经融化了的小河沟，赶紧又裹紧了胸襟——挟裹着岸

边的衰草结起了亮晶晶的冰凌。

腊月二十八，离大年三十还有两天。

往年，这个时候，这条联结宋家集与乡政府所在地赵庄的土路上行人不断，最后一批置办年货的乡亲们都会在这个时候兴冲冲地朝家赶。有背褡裢的，有套着牛车、马车的，有骑自行车的，人欢马叫，热闹着哪。可今年不同，今年年货办得早，即使没办足，也没心思再去跑路。年年过年，年货足一点欠一点没啥。

土路上，几个时辰看不到个人影。

傍晚的时候，土路上真就出现一个人影。这是个二十二三岁的年轻人，装束和神情极其狼狈。他瘦得像根扁担，走路晃晃悠悠，脚下无根。他戴一副咖啡色镜框的近视镜，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蓝制服，头发、胡子都挺长，满脸灰土。他背着一个行李卷儿，行李卷不大，却压得他佝偻着腰，像只大虾米似的。他走得很累，从山脚那边绕过来，吭哧了半天也没走上一里路。他到底还是走不动了，索性把行李卷掼到地上，靠着路边一棵杨树坐下来。行李卷摔在地上，“噗”地腾起一股黄土，有几本书从行李卷里掉出来。一阵急风，“唏里哗啦”地翻开书页。年轻人懒懒地一瞥，并不急着起来去收拾。

他把后脑勺靠在树干上闭起眼睛歇息。一张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的十分憔悴的脸便完整地显露出来。小北风执拗地把他的长发梳向一边，像对待一蓬茅草。

远处，宋家集边一声牛叫使这青年睁开了眼睛。天快黑了。他眯起眼遥望着那片暮色中的村庄。那是他极熟悉的地

方。他在那里降生，在那里长大。那里还有他的亲娘。亲娘58岁了，头发花白了，背也驼了。想起亲娘，他的嗓子眼发紧，鼻子发酸，眼泪簌簌地流下来……

背起行李卷，他的脚步更加沉重。他的眼前老是闪动着母亲的影子，越是闪动母亲的影子，他越是无力迈动脚步……

快进村口的时候，远远的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正站在一棵老槐树下朝土路上张望。她两只手插在袖管里，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瑟抖动着，一缕白发随飞飘起，一下一下掀动着……望见这暮色中的老妈妈，年轻人揉了揉眼睛。他分辨不出那是同刚才一样的幻觉还是真实的景象。但他很快认定了，那正是他的老母亲。他忘记劳累快步向老人家走去，老人家也朝他扑过来，不待他开口，便颤颤巍巍叫了一声：“儿……”

“娘！……”

年轻人扔下行李卷，扑过去扶住母亲。没等说什么，眼泪泉水般地涌了出来。他把头伏在母亲的肩膀上，孩子似地抽泣起来……

老妈妈双手搂着儿子，一只手掌在儿子的背上深情地抚摸着，抚摸着。在这种时候，似乎只有这种母亲的抚摸，才能熨平儿子心中的创伤。老妈妈也在流泪。但她默然无声。也许她不想让儿子更伤心，也许她比儿子更坚强。

“岫山，”老妈妈终于说，完全是母亲对孩子说话的口气，甜软得能使暴怒的大海顷刻平静。“听妈说，人这一辈子，都得有高岗下坡的，遇到事了，咬牙一挺就过去啦！……妈

知道你心里委屈——俗话说，哪个庙里都有屈死的鬼，委屈点就委屈点吧，横的竖的，酸的甜的，苦的辣的都能咽下去。那才叫老爷们儿！……”

“可乡亲们会怎么看我呢？”儿子哽咽着说。

“嗨，儿啊，走道儿看自个儿的脚，管别人说啥呢！你能给谁的嘴贴封条呢？常言道‘哪个人前不说人，哪个人后不被说’，脚正不怕鞋歪，怕人说干啥？……再说，乡亲们知道了你的事，都替你打抱不平呢。好些人到家来劝我别上火。老队长偷偷对我说，岫山要是被‘打’回来，咱宋家集就办学堂，还让你当先生！你看乡亲们对你多好！还有那个玉屏丫头，天天往咱家跑，天天念叨你，还不让我提你遭难的事，一提，她就捂我的嘴……”

提起玉屏，岫山的眼前出现一个白白净净、蛾眉秀目、花骨朵一般的姑娘来。他的心里涌起一股热乎乎的东西。

小伙子终于止住了眼泪。他背起行李随母亲往家走，进了村，他一直低着头。他感到了乡亲们的那一道道惊异的目光。有主动同他们打招呼的，他都一概不理，由母亲去应酬。他觉得村里的这条路好长好长，他恨不得一步跨进自己的家里去。

到了。一溜苞米秸扎起的篱笆，圈起豆腐块大的一个小院，两间茅舍，坐落在小院里面。天已经擦黑儿了，屋里什么也看不清，母亲点燃了那盏煤油灯。岫山把沾满灰土的行李卷放到地上，坐到椅子上，一动不动，一声不吭。

灯光下，家，还是那个家。俭朴、整洁。

可是，人变了。母亲更加苍老，满头银白，脸上的皱纹

更多更深。而他，宋岫山，昔日的人民教师，今天……，变成了人民的敌人——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！

人生的突变，真让人摸不着头脑！

然而，他不能不接受这个现实。

想着，想着，宋岫山的眼泪又潜然而下……

母亲端着冒着热气的洗脸水走进屋来。他怕再让母亲伤心，赶紧转过脸去把眼泪擦去。但是母亲还是看见了。她微微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孩子，伤心要是有用，娘就陪你哭上三天三夜！咱不能过整天用眼泪洗脸的日子，还得把腰杆子挺起来啊……来，洗洗脸，饭都做好了，在锅里热着哪，娘给你端去。”

母亲入情入理的劝导打动了宋岫山的心。他也埋怨自己太软弱。他咬了咬牙，猛地一甩头，像是要把烦恼统统忘却似的。他用很夸张的动作，把外衣脱下来，甩到墙角去，然后蹲到地上，鸭子戏水似的，“唏里哗啦”洗起脸来，把肥皂沫甩了满地……

“大婶！大婶！”

宋岫山刚刚放下碗筷，就听见院外传来一个姑娘的喊声。他辨得出，这正是父亲老朋友田杰的女儿田玉屏的声音。他不禁有些紧张起来，显得手足无措。

母亲脸上挂着笑，一边说着“玉屏来了”，一边踮着小脚，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开门。

“岫山哥回来没？”

院里传来田玉屏的声音。

“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刚吃完饭，正想告诉你和你爹娘

呢！”

母亲回答。

宋岫山觉得自己应该迎出来才对，刚站起身，门开了，身穿紫红棉袄的田玉屏已经站到了门口。她手扶门框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住宋岫山，却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“进屋，快进屋哇。”

母亲催促着。而田玉屏却猛地一转身，把脸背过去了。宋岫山的心像被锥子扎了一下。他实实在在地看见，田玉屏的眼睛里闪着两颗亮晶晶的东西。

母亲替玉屏擦去了眼泪，互相搀扶着进了屋。宋岫山像根扁担似的立在地上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母亲说：“你们先唠着，我去收拾收拾灶房。”

玉屏说：“大婶，我帮你收拾去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不用不用。我一会儿就收拾好了，你也累了一天了，歇歇，跟你岫山哥唠唠嗑。”

母亲出去了。屋里只剩下宋岫山和田玉屏。

“咋不给俺打信来？”田玉屏摆弄着辫梢，红着脸，低着头问。

“出了事，没脸见人。”宋岫山喃喃地说。

“你又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咋就没脸见人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知道你是冤枉的。俺爹，俺娘都为你打抱不平呢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不就是回家种地么？也没啥不好。”

“过了年，还要到农场去，去劳动改造。”

“……那农场在啥地方？”

“离家一百多里路吧。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嗨……”

“岫山哥……”

“嗯？”

“别唉声叹气的，路还长着呢。黑的白不了，白的黑不了，总有一天，会水落石出的。你过去爱说爱笑的，还应该那样才对。”

“玉屏，话虽这么说，可我咋能笑得出来呀！”

“慢慢的就好了。”

“嗨……”

“瞧，你又叹气！”

“好，我不叹气。”

“这才对呢。岫山哥，俺爹说，咱两家人口都少，过年不热闹，请你们娘俩大年三十到俺家去过呢。”

“别，你对大伯说，好意我们领了，不过去了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不为啥。”

“不为啥就来嘛！”

“……玉屏，我对你说，你千万别生气。右派是啥人你知道不？是阶级敌人！谁对阶级敌人好，谁就是立场问题，谁就会遇到麻烦。所以，不但我们不能到你家去过年，就是你，也不要再往我家跑。否则，早晚有一天你也得跟着倒

霉。到那时候，后悔也来不及了。”

田玉屏睁大一双惊愕的眼睛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突然，她霍地立起身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你小看人！”

“……我说的是实话。”

“去！不跟你说了。我找大婶说去！”

这时，宋岫山的母亲走进屋来，田玉屏把刚才的邀请重述了一遍，老太太也犹豫着。

“大婶，你总说喜欢俺，怎么到这时候就不向着俺说啦？”田玉屏撒娇地撅起嘴。

老太太笑了，说：“孩子，你让我们娘儿俩商量商量，明天再定下来好不好？”

“不，今天就定。俺爹说今天就得定的。”

老妈妈看了看儿子，思忖片刻，果断地说：“好啦，这事我做主啦，到你家过三十去！”

“咯咯咯……”田玉屏开心地笑起来。宋岫山的心里也暖烘烘、甜丝丝的。

夜降临了这座小山村。白天没有日头，夜里也没有月亮和星星。天气晴朗的时候，这座中原地带的小山村，头顶的那片夜空星星又多又亮，像一把碎银子撒到天上去了一样。那星星又离人们很近很近，伸手就能摘下几颗。今天不行，今天没有月亮，也没有星星。白天天色就很暗淡，夜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。

屋里黑洞洞。母亲似乎睡着了。宋岫山却无论如何也闭上眼睛。

他突然很想念自己的父亲。父亲死于瘟疫。那年他才13

岁。那年收成不好，瘟疫突然流行起来，村里人一片一片地倒下去。倒下去的，再没有几个能爬起来。村里的郎中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仙。尽管没救活几个人，可人们还是毫不吝啬地买他的草药熬汤喝。在他的记忆里，父亲瘦长的个子，穿一件长衫，很斯文，从来不发脾气，见到他就露出微笑，也许这是教书匠们的通病。爷爷是这样，爹爹是这样，叔叔、姑姑都是这样。母亲的微笑也是可贵的，让他烦躁的心境得到安宁。但他还是幻想能够再看到一次父亲的微笑。倘若父亲活着，会对他说些什么呢？——面对他的处境，父亲会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……”父亲会说：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自善其身。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！”父亲也许什么都不说，只是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，而那发自肺腑的微笑，却会把他心里的话都告诉他。他会感到，背后有一座大山让他倚靠……

父亲去了10年了。

可以倚靠的大山倾颓了。

母亲是水，不是山。

他今年23岁，他是大人了。但他的心气还很弱，很需要一座大山作倚靠。

一股深深的哀伤像冰河里的冷水从心里缓缓地流出来，凉冰冰的，空落落的。这哀伤很快便与委屈合并成一股潮水，从两只泉眼里涌出来……

委屈。他不该得到如此报应。

教育世家，他却没好好念过几天书！6岁那年，正打算入学时，黄河下游百年不遇的大旱，一连6个月一滴雨都不

下。土地裂开一道一道大缝子，不小心能掉下人去。河干了，池塘干了，人也晒干了。8月入秋，蝗虫又铺天盖地扑将过来，飞蝗过处，寸草不留。死的死了，不死的赶快逃，还上什么学哟！他随父母逃到长垣县。父亲别无所长，又开始教书，他也算入了小学。谁知，仅过一年，日本鬼子开始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，学校被鬼子一把火点着了。他又随父母逃难到兰考农村。战火熊熊，先生无心教书，学生无心念书。他只好靠母亲辅导学习小学课程。《爱迪生的故事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岳飞传》，他都喜欢看。读完了《岳飞传》，他浮想联翩，竟开始琢磨把鬼子赶出中国的办法。懵懵懂懂想了许多日子，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。于是便十分钦佩岳飞，幻想骑上岳飞的宝马去杀鬼子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偷偷地对母亲说：“娘，你能不能也在俺的后背上刺上‘精忠报国’四个字？”母亲笑着摇头。他再三再四地哀求，母亲还是不肯。于是他很悲哀，他感到自己的娘比起岳飞的娘来，差远了！

日本鬼子投降了，他回自己的家乡，直接考入了县中学。可是一年后父亲病死，家无隔夜粮，只好退学。那时，叔父正好在兰考教书，他和母亲一商量，就到叔叔家去了，准备在那里上学。可是婶子又不容他，捡柴、看孩子、种地锄草这些活正没人干呢，哪能让他上学！那天，他过14岁生日，叔父送他一本《世界发明家》做生日礼物。婶婶一见他看书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把他挂在房梁上的书统统扔到火塘里烧了，并下了逐客令。叔父含着眼泪送他上路。

他记得清清楚楚，那是他14岁生日的第三天，他扒上了

开往南京的火车。他要读书。书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。听大人说城里学校多上学容易，他要到城里去。火车里装着一筐筐苹果，他饿不着了。

不要说学校多不多，南京城里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、商标、商店字号，就够开眼界的了。这里真是“字”的海洋啊！他感到无比振奋，像三伏天喝了口酸梅汤似的。晚上，他住在火车站，白天外出讨饭。与街上穷孩子相识以后，又找到了捡煤核儿、卖报纸的活儿。三个月以后的一天，在给一家饭馆送煤核儿的时候，老板看他挺机灵，又会算帐，就雇他当了帮工。这位胖胖的老板，是天津卫人，挺豪爽。看他忠厚老实，就让他帮助收钱、结帐。闲谈中，知道他上学心切，居然一拍桌子，慨然应允道：“一定让你上学！”于是他便考中了国立第一高中。他白天上学，早晚帮助干活。9点钟饭馆打烊后，他为了给老板省电费，跑到路灯底下学习……

可惜好景不长。正当他念书念得兴致勃勃的时候，家里来信了，母亲病重，要他立刻回去。

他“扑通”跪到地上，给胖老板磕了一连串的响头，然后抱住他的大腿，痛哭一场……

母亲已经病得不能起床了。他挑起家庭的重担，再也别想到外面上学了。

解放了。1950年，15岁的宋岫山当上了小学教师。他感到知识不足，把大半工资用到买书上。他被评上县里的模范教师，当上了代理校长。

他的学识进展很快。县里办小学教师辅导班，他当老

师。

在几年的教学实践中，他总结出“三步教学法”，实行考试10分制，收到很好的效果，有利于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，周围学校的老师都来观摩学习。

这时，县里根据上级安排，正推广苏联教学法。宋岫山研究来研究去，觉得不如自己的方法好，就没采用。在自己的学校里，仍旧试行他的“三步教学法”。

事情很快传到县教育局。县教育局派人来了，调查一番，研究一番，不能不承认这个“三步教学法”还真不错。可惜，上级有明确要求，推广苏联教学法，于是还是下令停止“土”的搞“洋”的……

谁想到，就为这事，反右斗争一开始，宋岫山就成了“右派”。苏联老大哥的教学法是5分制，你宋岫山偏偏搞10分制，这不是同苏联老大哥唱反调么？反对苏联教学法就是反苏嘛，反苏就是反党嘛，勿庸置疑。

“右派”分子。开除教师队伍。到农场去劳动改造。

你说冤不冤哪！宋岫山一想到这里就想捶胸顿足大哭一场。

苦苦追求得来的知识，反而为自己掘了坟墓，怎不让人心痛欲裂！

“呜……”宋岫山忍不住又痛哭起来。他怕惊醒母亲，赶紧用被子蒙住脑袋。

“喔喔喔……”鸡叫头遍，天快亮了。

腊月三十，后半晌了，宋岫山还在椅子上坐着。他哈着腰，双手托着下巴，像块木头疙瘩似的，无声无息。母亲已经催了好几遍了，让他赶紧收拾收拾，一块儿到玉屏家过年，可是岫山好像没听见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母亲真急了，生气地说：

“岫山，你瞧你，胡子也不刮，衣服也不换，哪像个过年的样子啊！再说，都应了人家田家，咱咋能说话不算数呢！你看，都到啥时候啦，田家能不着急吗？你还等着人家来请啊？”

岫山像没听见一样，依然不动。

“哎哟，岫山哪，你听到没有哇？你想把娘急死么？”

岫山这才像缓过气来一样，挪动了一下身子。他搓搓手，低声说：

“娘，您自个儿去吧，我……我不想去。”

“啥？你说胡话哪？人家请咱们，还不是图个热闹，为你解解闷！你不去，不是打人家脸么！”

“可我……娘，实话对您说，我谁都不愿意看见，有个地缝我钻进去才好呢！您想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哪有心思到别人家去过年呢？”

“哎呀，”母亲放缓语气，劝解地说：“孩子，你的心

娘知道。可是，你田大伯家和别人家不同。咱两家自你爹开始，相交几十年了，从来没分过心眼儿。这阵子你出了事，不光妈替你操心，田家三口人也是睡不稳、吃不香，替你悬着心啊！你琢磨，你田大伯的这番心意，咱能不领么？咱要是不去，他们这个年都过不好啊！”

岫山眼泪汪汪地望着母亲，咬了咬嘴唇，下了狠心似的说：“娘，您别说了，我去还不行么？”

母亲的脸这才舒展开来。她立刻到灶房里端来一盆热水，放在儿子的面前说：“先洗洗脸，把胡子刮干净，再把娘给你找出来的干净衣裳换上。过年嘛，总得有个喜气劲，别让人看了心里疙疙瘩瘩的。”

岫山洗了脸，刮了胡子，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立刻就变了一个人。毕竟是青年人啊，那股精气神儿，总不会一阵大风就刮没了。母亲看着儿子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皱纹似乎都少多了。正在这时候，院外传来田玉屏的喊声。

老太太像变魔术似的拿出捆在一起的四样点心，两瓶酒，让岫山提上；又从柜子里拿出一包东西自己拿着，三个人便出了门，往田家走。宋家住村东头，田家住村西头，相距也有二、三里路。虽然今年过年不如往年热闹，但路两旁的人家也是家家透出过大年的喜气。这个村子，文化高的不多，可家家都贴对联，而这些对联几乎都是出自一人的手笔——玉屏的爹田杰。田杰与岫山的父亲一样，都是教书先生。他多才多艺，善绘画，长书法。他一手柳体字，倾倒全县的读书人。他毕业于邢台高级师范学校，教了20年书，后来因为腿有了残疾，不愿意在学生面前丢脸，便扔了课本，